

我的公主 我的爱  
璐摇璐

# 序

素问摇摇

一向喜欢璐璐的文字 ,干净明丽 ,一如她的人 ,爽朗乐观。

我们是文风截然不同的作者 ,但是总能在彼此的字里行间寻找到共性 ,尤其是彼此认为震撼到灵魂的地方。所以 ,一听说这本书的背景设定在硝烟弥漫的二战期间 ,便迫不及待地主动请缨 ,为她谱写序曲。

为什么听到“二战”的字眼会很兴奋?笑!偶不是好战分子 ,也恨透了法西斯纳粹 ,念念不曾忘却国耻。其实 ,这个时期还有一战为背景的欧美国家 ,总让人联想到由费雯丽主演的《乱世佳人》 ,我喜欢的是一座座夕阳西下的南方庄园 ,美丽的贵妇人、风度翩翩的绅士 ,周旋于乐曲、红酒之间的香气 ,到处充溢着旧世纪的文化 ,也充溢着没落后的奢华 ,让人们在沉醉后清醒、在软弱后坚强!不知道璐璐有没有看过动画《吟游默示录》 ,虽然它的剧情没有大仲马的《三个火枪手》充实且富有内涵 ,只是靠一群日本顶级声优挑大梁 ,不过对吟游诗人生活的特殊时代以及关于他们的传说 ,我很感

兴趣。璐璐的开篇文字,那些内心的倾诉,那些买报人的吆喝,熟练地勾勒出如此氛围的乱世背景。

这本书的剧情偶稍稍透露一点,对,设定很讨喜哦!一个穷困潦倒的小子,一个优雅美丽的庄园公主,他们的身份却在熟识中一点点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加之命运的捉弄还有动荡的时局,两位主人公都在洪荒中抓到了最关键的生命之源——真爱!对,璐璐笔下的人物都是这么可爱的人物,无论多么优秀、无论多么卑贱、无论做过什么伟大的事,又无论错过什么,都会在爱的面前平等以待——平等,是的,这个世界如果没有平等的爱,那么爱又有什么意义?是富贵、是权势,都不过是虚伪的外壳,只有真正平等的爱才会让人充满生命的活力!

璐璐,是一个很有文字渗透力的人,换言之,人物的张力十足,可以很快融入剧情中的角色,所以绝对不会有冷面诉说的距离,这点某素极为佩服。不久,你也会远赴那个你喜欢的国家学习,好好享受那里的生活吧!要继续记录下那些让你感动也感动我们的故事,作为好友,我永远支持你,且拭目以待。

## 第一章摇惊鸿一瞥的深情

今天 ,我终于见到了他。

该来的总归是要来的 ,躲也躲不掉。这是谁说过的话 ,我已经不记得了 ,大抵是哪位哲学家吧 ,他真的很伟大 ,真的 !

从我知道那个秘密的时候起 ,我的心里面就一直等着、盼望着今天这个时刻的到来。

当我看到那双美丽的蓝眼睛时 ,我忽然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那真是一双美丽的眼睛 ,有那么一刻 ,我竟然深深地沉溺其中 ,无法自拔 !

他就站在楼梯下 ,那么近 ,几乎是触手可及的距离。他微扬着头 ,金色的头发闪闪发亮 ,那样坦然地望着我。我不知道那一刻 ,他的心中有着怎样的想法 ,只是我……我心中的怅然 ,他永远不会懂。

这个英俊的小伙子 ,就是 I 等待了近十年的人啊 !

他终于来了 ,终于……

“今日头条 ,今日头条 ,在印度的莫罕达斯 · 甘地 (运动禁食) 绝食进入第四天。昨天晚上 ,纳粹德国宣传部长戈培尔 (演讲) 带领大批学生在柏林大学对

面菩提树下大街的广场上烧毁上万册书籍……快来看看,最新的《每日电讯报》,只要一个便士,快来看啊……”

“噢,先生,今天的天气真是不错啊,看起来会有好事情发生的,对吧?”

“快让一让,让一让,小伙子们,让我的马车过去,哦,谢天谢地,快让让……”

马车和动力车并行,吆喝让路的声音不断;坐在露天的咖啡座里享受红茶和糕点的绅士叫住卖报的小童,随手拈来一份报纸,优雅地摊开翻阅;打着洋伞的夫人小姐们,缓步在街道上行走,间或相互问候着。辛格尔顿大街(杂碎译)热闹的一天,总是在清晨的喧闹声中拉开帷幕。

这是员年的斯旺西(杂碎译),位于威尔士南部高尔半岛的尽头,有着一片绵长、美丽、弯曲的海岸,是威尔士第二大城市。除了海岸线以外,这里最著名的,还有员世纪戈尔主教的宅邸——斯旺西城堡(杂碎译),以及位于辛格尔顿大街的全威尔士最大的斯旺西市场(杂碎译)。

在这个忙碌嘈杂的市场的一个角落,有一家小小的海产店——栽菜宅。因为临海,新鲜的海产买卖是非常受欢迎的。

“噢……先生、先生,别这样,你看看,这些鱼是多么新鲜,别再说些什么昨天今天的,我这里给的绝对是整个斯旺西市场最公道的价格!”微微秃顶的店主人名叫保罗·史密斯(杂碎译),他穿着白色围裙,上面血污、泥痕斑斑点点,几乎看不出原本的颜色,周身散发出浓浓的鱼腥味。此刻,他

挺着大肚子 ,用力地挥舞手臂 ,大声地叫嚷着。

“不……你可爱的伙计刚刚已经告诉我了 ,这些鱼是昨天剩下的 ,所以才会有便宜的价格 !”戴着礼帽的中年男人 ,语气带着轻蔑地说完这些话 ,便仰起头 ,线条刚硬的脸部浮现出骄傲的神色 ,“你要知道 ,作为为沃提斯(宰燻燻)男爵(月燻燻)大人服务的人 ,是一件多么荣耀的事情。所以我必须对男爵大人负责 ,每一个细节都要认真对待 !男爵大人从来不缺金钱 ,他所要的是品质 ,是符合男爵大人贵族身份的品质 !”

“噢……先生 ,这、这真是……这真是天大的误会 !我怎么能把剩下的鱼卖给我们尊敬的沃提斯男爵大人 ?要知道 ,他可是斯旺西乃至整个高尔半岛有名的大善人 ,我怎么能这么做 ?我以我的灵魂起誓 ,不会的 ,不可能的 !”保罗用他的大嗓门夸张地喊冤 ,同时粗粗短短的指头用力指着站在一旁的年轻伙计念道 ,“先生 ,你看看他 ,你看看这个从贫民街出来的 ,连父母都不知道的下贱小子 ,他的心肠是多么的狠毒 !看在上帝的分上 ,我答应修女好心地收留他 ,可是他 ,手脚不干净、嘴巴里长毒疮 ,除了诬陷以外 ,干坏事才是他的本事 !怎么能相信这个没人教养的孩子 ,上帝啊……可怜可怜我吧 ,让这位最高贵的先生 ,明辨是非 ,相信我的无辜 !”

“我没有 !我没有说谎 ,也没有诬陷 !”身为最不起眼的孤儿 ,年轻的伙计似乎已经习惯了种种的辱骂。他没有羞愧、也没有胆怯 ,只是仰起头 ,身子站得笔直 ,很坚定地否认 ,“这些鱼确实是昨天的没有错 ,味道已经不新鲜了 !先生 ,你可以过来闻闻 !”

“够了……你快闭上嘴吧！你这个忘恩负义的小崽子……”

“行了，别在这里口吐秽语了！”戴礼帽的中年男人开口制止保罗的叫骂，“谁在说谎，看看这些不干净的鱼，还不清楚吗？小伙子，诚实正直的人，上帝会保佑他！”

“谢谢您！先生！”小伙子微微对他点头，不卑不亢的气度、平和的神态清清楚楚地写在脸上。

多么俊俏的一个孩子啊！男人在心中暗暗地赞叹，那犹如太阳光芒般灿烂的金发、青翠碧绿的眼眸、光洁饱满的额头、挺直的鼻梁和优雅的红唇，除了瘦了些，简直、简直和他家老爷年轻时的俊俏有得一拼。还有那正直的秉性、不卑不亢的气度，让那俏丽的面容散发出圣洁的光辉。他在老爷家服务了至少二十年，可谓阅人无数，这样的言行，倒真不像那些从贫民街出来为了一口饭而出卖尊严的落魄之人。哎……可惜了！

他对他点了头，算是回礼，脸上难得地露出隐隐的笑意。随后，对店主人保罗打了个招呼，尽管对他没有教养的行为十分反感，但该有的礼貌他不会失。最后，他转身上了自己的马车，很快地离开了。

“哎，先生、先生……可恶！”保罗眼见到手的鸭子就这么飞了，气得直瞪眼，随手拿起案头的死鱼，“啪”的一声甩到站在一旁的罪魁祸首——那个年轻的伙计的脸上，“你这个小混蛋，吃里八扒外的东西，你说说，我是哪里得罪你了？像你们这种没信誉的孩子，这条街上有人愿意雇吗？要不是我看在上帝的分上，大发慈悲地答应修女收留你，你还不知

道在哪条街上捡垃圾！你这个不知感恩的东西，除了搞破坏，你还会干什么？！”

“保罗先生……”死鱼从脸上滑下，留下几块泛着幽光的鳞片，他没有用手去拂，只是微低着头，喃喃地说道，“对不起，先生！”

保罗从鼻孔里恨恨喷了两口气，还想继续出这口晦气，但看到他低头惭愧的样子，又不便发作。他人不坏，只是爱贪些小便宜。昨天的鱼又怎么样？留了好些天卖不出去，鱼，他们这些穷人家还不是照样自己吃掉。有钱人家的身体就多娇贵了？他就不信，这些用冰冰得好好的鱼，能让他们染上什么该死的病。

“算了算了！”保罗挥挥手，心里总是不甘心，但想着当初答应应用他，实在是因为工钱太便宜，他不是没有赚头。原谅他一回算了，“下次记住，机灵点！这些有钱的贵族，面子最重要。最怕买了什么低档货失了身份，再有这样的事情，你就说这些是最新鲜品质最好的鱼，千万别说什么剩下的东西。那些有钱人的狗腿子，他们懂什么？你给他七八天前的鱼，只要说是好，他们可能还对你千恩万谢呢！”

“先生！我很感谢您给我工作的机会，但是……”他抬起头，脸上散发出坚毅的神采，“对不起，先生！我不能按照您说的那样去做！”

“什么？什么不能？”保罗一愣，一时没明白他话里的意思，有些傻愣地追问。

“说谎和欺瞒，不是荣誉的绅士应有的行为！”

“哈……哈哈，我的老天爷啊！浑小子，你知道你在说

什么吗？”保罗拍着脑瓜哈哈大笑，“听听，大家都来听听，听听这个从贫民街来的小子脑子发晕说的话吧，绅士，哈……绅士，你自己好好看看自己吧！你全身上上下下，哪有一点绅士的模样？”

保罗的大嗓门，引来一些看热闹的人。听了他的话，都哄笑起来。

年轻的男孩子在笑声中涨红了脸，他的身材消瘦，身高较之同龄人也矮上了一截。身上穿着鱼店的白围裙，里面的衣物也只能称得上整洁，边角都有洗白磨损的痕迹，一看就是很旧了，而且穿在身上还有些大，这样明显的营养不良和陈旧的穿着，一看就是贫苦出身。

男孩名叫塔威( ~~塔威~~ )，没有姓氏。一出生就被扔到了圣·拉斐尔( ~~圣·拉斐尔~~ )修道院的门口。不知道父母、不知道出生年月，好心的修女收留了他，给他起名塔威。塔威是高尔半岛一条著名的河流，斯旺西就坐落在塔威河口。他在斯旺西长大，修女们也算是给他起了个有意义的名字。

“小子，别做这种白日梦，你没有做绅士的命！”保罗止住笑，自认有义务教育这个傻小子，“你有漂亮的脸，可是没有好命。平民街里出来的人，一辈子都是平民的命。有钱的贵族能说什么绅士准则，我们这些穷人玩不起！记住没有，老老实实干你的活、赚你的工钱，别再给我捅这种娄子！叫你说什么你就说什么，说几句客套话要不了你的命，什么能比饿肚子更难受？”

塔威漂亮的脸上还残留着淡淡的红晕，但却很倔强地摇了摇头。

“你摇头是什么意思？”保罗的火气又冒了上来，嗓门也不由自主地扬高，“我警告你，你最好给我点头，否则就别怪我不看修女的面子把你赶出去！我不是开玩笑的！”

“先生，无论如何，不是实情的话，我说不出口！”塔威仍然是摇头，金灿灿的头发随着动作轻轻地摆动，“修女告诉我们不能说谎，上帝不会原谅因为自己的利益而欺瞒他人的事情！”

“够了够了，我才不知道什么欺瞒不欺瞒的，我只知道上帝一定允许我后悔把你留下来的事情！我不挣钱谁养你们这些人？你以为我进货不要钱，卖不出去不亏钱，钱是从天上掉下来啊？！我最后再问你一遍，你想清楚了！你是要留在我的店里，还是给我坚持什么见鬼的原则？！”

塔威脸上一片惨白，没有这份工作，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他今年快 15 岁了，虽然不知道出生日期，但了差不多。过了年，满 15 岁，他便必须离开修道院独立生活，这是规矩。丢了这份修女求来的工作，他拿什么糊口？难道真的要像那些穷人家的孩子一样，沿街乞讨、捡垃圾间或做些小偷小摸的事情？他单是想着，就难堪得要死。但真的要他说谎骗人，做那些与玛丽修女（~~圣母玛利亚~~）训诫相违悖的事情，他也是万万做不到的啊！

他脸上的表情一会就换了好几次，心里也是百转千回。点头只是一个再简单不过的动作，可是，他却无法简单地做出。只是低着头，什么表示也没有。

就在这一会的工夫里，保罗已经气得爆血管了，他才不管塔威心里的矛盾，直接指挥另外一个伙计，“你，就是你，

去给我把那个浑小子的东西都拿出来，我们这个小店留不起这么高尚的人！快点！”

最后一句话已经是怒吼了！这也惊醒了塔威，他忙抬起头，带着些恳求的神色，“保罗先生，请您不要这样，我可以到后面去帮忙，多苦都没关系！我可以……”

“不！绝不！”保罗摇摇肥短的手指，态度坚决，“我这里没有你讨价还价的余地！我已经决定了，你给我滚！”

“先生……”

正当塔威还想恳求的时候，伙计拿着他陈旧的小皮箱走了出来，几件同样陈旧的衣物显然是随便地扔了进去，边边角角还露在外面，皮箱随意地扣上，像是随时都会散架的样子。那个伙计提着箱子，看看老板，看看塔威，不知所措的样子。

“行了、行了！傻看什么？扔给他！快点！”像是嫌他动作慢的样子，保罗一把夺过来，用力地往塔威那边扔过去。“砰”的一声，箱子不堪重击，终于寿终正寝。里面的东西少得可怜，几件烂衣服和几本书散落在地上，不显得凌乱，但是增添了凄惨落魄的气氛。

“该给你的东西一样都不少！我不欠你，到修女那里你可别诬赖我，滚吧！”

眼看着保罗毫不留情地转身走向店里，塔威知道事已至此，大略是没有挽回的余地。但看着他就这样将他赶走，他还是愣了一下。然后很快地反应过来，什么不欠，他最重要的东西，店里还欠着啊！

“等等……先生！”他一时也顾不上礼仪，忙开口唤住

他，“保罗先生，我的工钱，我做了二十多天的工钱……”

“什么？”保罗很快地转过身来，脸上的表情似是惊讶又带些狼狽，滑稽得可笑，“工钱？你说什么笑话，干不满一个月还想要工钱？我这里没这个规矩！”

“干活不给钱，到哪里也没这个道理！”他直直地盯着保罗，执拗的眼神，诉说着绝不妥协的意志。

保罗被他看得心里“咚咚”地狂跳了，稍稍地心虚了一下，然后很快地，恼怒的情绪占了上风，他扯大嗓门怒道：“说到钱，你倒是不顾你那什么鬼绅士风度了。你不是不在乎钱吗？我告诉你，在我这就没这个规矩，要钱没有，你想怎样？”

“您不能这样！”塔威一下子涨红了脸，被人砸死鱼、扔箱子，被侮辱的羞愤一下子都涌了上来，他真想快些离开这个地方，可是他不能。是的，二十多天的工钱值不了几个子，但是就是这几个子，对他和修道院，都很重要！坦白地说，就是一个便士也会出人命的！所以，就算再难以启齿，他也一定要拿到钱，“二十多天我也是给您用心干活的，我干得不比这里面任何一个人差，您应该给我钱的，我们说好是算时薪的。”

“休想！没干满一个月，我一个子也不会付的，快点滚蛋吧！要不然我就叫人了，到时候给你吃了苦头，可别怨我！”

“不，先生，你不能这样的！”塔威咬了咬嘴唇，下了狠心，“如果您这样，我会去市场的管理部的，我会跟他们说，你给我的时薪比规定的少得多，其他人也是，还有住的地方

……”

“浑蛋小子！”保罗怒骂，一个箭步冲过去揪起他的领子，像拎小猫一样在手上晃来晃去，“你敢吓唬我？！我告诉你，你这么个小东西以为谁会帮你吗？以为你说的话会有人信吗？我现在就再给你加条罪证，我要好好地教训教训你，让你知道知道老子的拳头有多硬，这的规矩就有多铁！”

眼看着粗大厚实的拳头就要落在他俊俏的脸孔上了，他比保罗矮小又消瘦的身体，怎么也挣不开钳制，就在这关键的时刻，突然出现的一道声音，成了他的救星！

“我的上帝啊！这是在干什么，快放开、快放开！”一双粗糙肥大的手，伴着高八度的尖叫，抓住了保罗的拳头。

“你这是在干什么？在大门口做这种事，还要不要做生意了？”中年妇人圆胖的面孔犹如刚刚捆好的香肠，她是店主保罗的妻子，身材和丈夫一样，是个丰满的妇人，“你还不赶快松开！在自家大门口闹这种事，一会警察来了，看你怎么收场！”

保罗的拳头已经顶住了塔威的鼻尖，他像是一头被激怒的公牛，不甘心地从鼻孔里狠狠地喷了好几口气，这才用力像刚刚丢行李一样，一把把塔威甩开，任他跌在地上，露出痛苦的神色。

“他这是怎么了？”老板娘小小的眼睛在两个人之间来回转，企图看出什么，却又无能为力。

“呼，哼……这个该死的小子，忘恩负义，当初就不该收留他！上帝啊！我怎么就这么倒霉？还想跟我要钱，做梦！”保罗完全不顾妻子的劝阻，仍然大声地骂着，“不想吃苦头

就快点滚吧！还做梦要当绅士，大家看看，有这么狼狈的绅士吗？哈……简直要笑死人！”

塔威艰难地从地上站起身，他忍住痛，不屈服地仰起头说道：“先生、夫人，那几个工钱对你们来说不算什么，可是，对于修道院的孩子也许就是一个月的伙食。我自认努力工作，你们不可以就这样贪了我的工钱！就算没到一个月，干一天也是劳动，你们……”

“你这个死小子，还没说够！你看我怎么收拾你！”保罗作势要揪起他，但被妻子用力地抓住。

“我的上帝啊！得了、得了，他要那几个钱就给他吧！我的上帝啊！你们这些人都傻了不成，还不赶紧过来拉住你们老板！”妇人对站在一旁看热闹的伙计大声嚷嚷，挥动手臂，示意他们过来帮忙。

几个强壮的伙计，好不容易才把保罗拉开，塔威也被撞得几个踉跄，险些再次摔倒。

“夫人……”他不死心地叫道。

“得了、得了……别叫了！”妇人从围裙的口袋里抓出一把硬币，随意地扔给他，“拿去吧！漂亮的俊小子，拿着快走走吧！我们这里可留不住你这么俊的小子！快走走吧！”说完，她硬推着丈夫走进店里。

塔威看着散落在地上的硬币，咬紧牙关，弯下腰，一枚一枚地捡起来。他一边捡一边数，他告诉自己，比原本的工钱多了好几个，最起码可以给修道院的孩子买几块糖。他安慰自己，没关系，挣到钱就好！但是，他不敢直起身，怕狠狠压抑着的屈辱的泪水，会冲破眼眶；怕满腹的辛酸，会溢满胸

襟 ,怕一身的傲骨 ,会染了灰尘。他必须忍住 ,就算咬破唇、咬碎了牙 ,也要忍住。别人不给的尊严 ,他要自己守住 !

※摇摇摇摇※摇摇摇摇※

慢慢地沿着街道 ,拖着有点跛的右腿 ,塔威在街上闲逛了很久 ,他想着要怎么跟修女交代他弄丢了工作这件事。直到太阳西下 ,他才磨磨蹭蹭地走了回去。

跨进修道院的门 ,就见一个小小的身影 ,直直地扑进他的怀里。

“威威 抱抱 !”大约四五岁的孩子 ,伸直了双手 ,要抱抱。

“厄尔( ~~科顿~~ !”塔威犹豫了一下 ,还是伸手抱起了他 ,尽管这里的孩子普遍营养不良 ,身子都比标准瘦不少 ,但几十斤的孩子 ,还是让他消瘦的身子晃了好几下才稳住 ,“你今天过得好吗 ?”

厄尔在他的怀里蹭了蹭 ,害得他差点又抱不住。厄尔很黏他 ,因为他是他捡回来的孩子。两年前 ,他在街上兜售修道院他们自己做的手工艺品 ,看到了三岁的厄尔被一群大一点的孩子欺负。他看不过去 ,就上去劝 ,结果跟那群孩子打了一架 ,身材不高的他哪是他们的对手 ,他硬是咬着牙才吓走了他们。厄尔也是没人要的孩子 ,不知道是走丢了还是被人抛弃 ,总之是流浪了不少天 ,他咬着手指数 ,流着鼻涕 ,硬要跟着他。他带他回了修道院 ,两年来寻亲的告示也贴了不少 ,但一点音讯也没有 ,估计以后也很难有什么回音了 !

“他能不好吗？整天除了吃就是睡，一点用处也没有！”跟在后面的女孩子，约莫十五六的年纪。个头不高，有着一头棕色的长发，长得算是标致，有一些小小的雀斑分布在鼻梁周围，并不太明显，倒也显得娇俏可人。

“伊丽莎白（~~耘~~）别这么说，厄尔还是个孩子！”他仰起头，看着这个同样被丢弃在这里的同伴。

“哼……小孩子什么都不干就理所当然！看看我的手，天天做那些塑胶花，都是口子，难看死了！”伊丽莎白很爱漂亮，这是女孩子的天性，只是在这里没有条件，衣服只要能穿得合身，就已经很好了！

塔威没有说话。这里的孩子，很小就要开始为自己的生计忙碌，就算是五六岁的孩子，也要帮忙做一些简单的工作。他想着自己丢了工作的事情，没有太认真去听伊丽莎的抱怨，沿路回来的时候有煤矿招工人的告示，虽然要求身强力壮，但如果真没有办法，也只有自降薪水试试了。想着就要这样浑浑噩噩地为生计奔波一世，他心里千般的不是滋味。

“哎……你有没有听我说话啊？”伊丽莎白看着那张俊俏的脸蛋，碧绿的眸子里一片茫然，然后她忽然意识到一件事，“噢……你怎么今天回来了？那个死胖子保罗不是他星期天去教堂才肯放你们半天假？”

塔威苦笑了一下，知道瞒不过这个机灵的姑娘，“伊丽莎白，我这里有一个坏消息，我被保罗先生解雇了！”

“什么？”她尖声叫了出来，“为什么？那个爱贪便宜的死胖子，他怎么能这么做？他当初可是答应玛丽修女的，而且就给那么几个钱，那个该下地狱被装金币的袋子压死的家

伙……”

“算了！起码我该得的他没少给我！”塔威摇摇头，不想再去回想那痛苦的经历。他发现她身上穿着过大拖在地上的斗篷，这是她要外出的衣服，便问道：“你要出去吗？”

“噢……对！”伊丽莎不在意地摇摇头，因为见到他过于兴奋，差点忘记了自己的任务，“玛丽修女让我去街角裁缝铺取东西，你不说我倒忘记了，她本来还要我顺道去市场那里叫你回来一趟的，她好像有话要对你说。正好你回来了，我也省得多走了！”

“玛丽修女？修道院出了什么事情吗？”塔威皱起眉，玛丽修女是一个非常和善且守规矩的修女，如果是修道院送出去的孩子，除非是万不得已，否则修道院是绝不会主动联系的。只有生活不顺利重新回到修道院寻求帮忙的，绝没有修道院去找出去的孩子帮忙的时候。

“我也不清楚，只是昨天傍晚的时候，有一辆很漂亮的马车停在院子里，就在那棵大树下面，我还特意跑过去看，结果被那个粗俗的马夫赶回来，去……不就是有几个臭钱！”伊丽莎愤愤地挥了挥手，皱紧眉头，像是真的受了什么委屈，恨得要命。

“算了，我进去看看吧。”塔威放下厄尔，“你先去玩一会好吗？我一会就回来！”

厄尔很乖巧地点点头，拽着他的衣角，“你快点回来好吗？”

“好的！”他对他笑了一下，然后转身往院子后面的教堂走去。

“塔威……”伊丽莎望着他渐渐走远的消瘦背影，忽然心里有一种奇怪的想法，好像他并不是去找修女，而是去什么地方，越走越远，再也追不上。

塔威转过头，金发随着他的动作轻轻地飞舞，他扬起眉，神般俊美的脸庞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她难得地不好意思起来，脸庞染上红晕，这就是她从小就喜欢着的塔威。她对他摇摇头，目送着他渐渐走远。从来都是这样未曾改变，她的目光，总是痴痴地在背后凝望着前面那道美丽的身影。

※摇摇摇摇※摇摇摇摇※

塔威在一间有着黑色木板门的房间前停下，吸了口气，轻轻地敲了敲门。

里面传来轻柔的声音，他忍不住再次吸气，脸上散发出最严肃的神情，推开门走了进去。

“塔威，我亲爱的，这么快就回来了？”屋里面的女士约莫四五十岁的样子，慈眉善目，面容中透露出神圣的气息。

她就是玛丽修女，塔威，甚至是整个修道院的孩子全心敬仰的人！正直、宽容，充满慈善之心，是上帝最忠诚的仆人！是她创办了这所修道院，也是她给了众多无家可归的孩子一个可以落脚的地方。她给予他们一张床铺、一份热腾腾的食物、一个工作的机会，甚至是一种生存的希望。所以，每当他面对她的时候，总是不由自主地从心底里产生崇敬、感激的心情，时刻把她的教诲放在心底，总想着今后一定要混出个样子，不能对不起玛丽修女。可如今，这第一份工作就